

# 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 我们一起去度假去

赵荣发

Let's go! 让我们一起出发! 今年3月26日,周六早上,我们一大家子按照约定时间,分头从各自的住处驾车出发。目的地,苏州太湖边的一个农庄。一个月前,我们就在那里预订了一栋别墅,今天,我们将成为它的嘉宾,或者说是主人。

是真正的一大家子:我家、我爱人的妹妹和弟弟两家,一共三家人,老中青幼混搭,刚巧凑成一个“杂牌军班”,煞是热闹。

这样的活动,于我们这个大家庭,实属第一次。心思早就有了的,每年的年夜饭上,它几乎都会被提起,却又反反复复地被搁置起来,直到今年,我家小孙女戴上绿领巾、侄女考进大学,而外甥工作不久,便觅到了一个当医生的女朋友,并在猴年团圆饭上优雅亮相。几件称心事满意事接踵而至,不经意中萌发出一股神奇的凝聚力,让大家当场建立了一个“大家庭”微信群,对合家出游达成了“人人参加,越快越好”的意向。

我儿子自告奋勇地担当起组织者和联络员的角色。他从网上几经比较,找到这家农庄,随后通过微信群进行沟通和联系。因为都有各自的工作、学业和活动,要做到步调一致还真是不容易。但儿子却显得很有耐心,一次、两次、三次,终于敲定了统一的出游日期和方案,甚至把一份自行拟定的菜单也发到群里,获得一通过。

作为三兄妹大家庭中的“老大”,我的欣慰,自然不只囿于儿子的干练,而在于我们的合家出游终于成行。

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随着清明的到来,江南一带,一派莺飞草长、万物复苏的景象,太湖的景致也就变得格外温润柔美起来,我们一大家子,踏青赏景、探古访幽、喝茶打牌,小的少的欢蹦乱跳,大的老的悠闲自得,满桌的农家菜多了一份清香似的,而手机所拍下的一张照片,无不洋溢着温馨的气息,让我浮想联翩。

人与人之间,免不了产生一些隔阂与摩擦,亲兄妹也不例外。这不,我爱人与她妹妹不久前就闹了一回别扭。老母亲给了她妹妹一件小东西,忘了匀一点给她。结果呢,明明已是奶奶辈的“老姐”了,却依然像小姑娘时代一样,觉得老母亲有点偏心;而她妹妹呢,明明知道老姐和她一样,连娘家的家产也不在乎,却也较起真来,一来二去的,又埋怨起老母亲,“全是依啊,多什么事体出来。”嗨,在老母亲跟前,每个儿女是不是永远只是个懵懂小孩,总是会发嗲,会撒娇呢?

面对这样无厘头的赌气,我只是在一旁窃笑,静观其慢慢消融,而这次的大家庭出游,则让残存的丁点儿不快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当今这个纷扰嘈杂的时代,找一些清静时光放飞心灵,是一份必须的寻找;当荧屏上的《老娘舅》节目里,亲人之间相互指责、纷争不穷令人感叹时,一大家子相约着一起去出游,让大自然的空灵来纯净我们的心田,也许,是一个值得倡导的新时尚。

Let's go, 让我们一起出游度假去,一大家子!

喜欢在路上,喜欢没有目的旅行,喜欢不经意的相逢,喜欢素面相见的坦诚。

有时,仅仅一面之缘,而电光石火的刹那,或似曾相识的容颜,从此便不会忘却。总在不经意的岁月中,突然被想起,微笑,或者叹息。有一些地方,第一次来到,就恍若故地重游,瞬间穿越前世今生。也许再也不会去第二次,也许早已如桃花源般不知所终,甚至都不能肯定,是否真的到达过。而世间所有的因缘际会,似冥冥中早有天定。“相逢一醉是前缘,风雨散,飘然何处”。也无须问归处。

记得那年火车到达Avignon,朋友带我去高德山庄。忘了那天一路絮絮叨叨说了些什么,只记得山庄的空气里都是薰衣草、百里香、松柏和茉莉的味道。还记得教堂的晚钟响起,鸟儿掠过林梢,牛羊在山坡上吃草。那些年轻的姑娘们,遇到一个爱人,便可以一生一世。而我们也知道,一天之后,皆成过往。从此天各一方,也许不会再相逢。佛经中说“不受后有”,只做前缘的结束,不做后面的纠缠。如此,甚好。生命中的人来来往往,欲望越满足越虚空,遗憾里有记忆有深情。那么就在最好的时候,做一个最美的收梢。

我也相信“两生花”,

相信这茫茫世界,冥冥之中,一定还有另一个我,所以并不孤单。就像宝玉遇到北静王,心中满是淡淡的欢喜。彼此眼里,“面如美玉,目似明星,真好秀丽人物”,相看两不厌,如同面对另一个自己。不需要经常问候也无需时时想起,彼时却心念相通,从遇见的第一眼开始。人与人的相逢,总是扑朔又迷离,无关乎身份、地位、年龄甚至性别,有时无始也无终。曾在南大偶遇一位姑娘,通诗词音律,爱笑爱喝酒,我们曾用银杏叶给对方写信,那些相思的情意,遍布了密密的蝇头小楷。她在电话里唱昆曲给我听,或者说起故事般的往事,我在和她的词里写道:“金陵,长记取,南园银杏,聊注衷肠。把胸中锦绣,醉伴黄粱。歌舞六朝梦觉,平生意、各自游扬。”她失恋了,工作了,结婚了,生子了,都会写信或电话我。她说,人生如寄,就是甲第连云,亭台数里,也不过是寄此一身,所以,要及及时行乐。这也是我的想法,人生无执亦无持,最终都要般般放下。突然有一天,我们失去了联系,茫茫人海,遍寻不见,或许也没有刻意再去寻找,就这么消失无踪了。而今天,却怎么也想不起我们是否真的相遇过,似乎只是一个偶然联系到的笔友,似乎记得的容颜只是那张寄来的照片。从此寂寂长住,天涯各自从容老,只愿她一切安好。

雨天,又想起一位一面之缘的朋友。他为一场巴赫的音乐会飞到上海。因好友的引荐,一起在慧公馆喝了下午茶。有些人总是似曾相识,一见如故。他说我就像他的家人,很自然地拉起我的手合了影,画面竟如此和谐。当晚飞机延误,又在微信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聊

天,互寄一些诗文,偶尔发一首曲子给我听。雨停了,三万英尺的距离,就此别过。我不知道他的身份,甚至不知道具体的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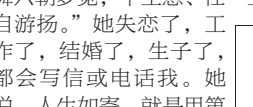
后来的一天,他在千里之外的森林公园偶遇圆月,感而纪之,写下《行香子·月》:相见如亲。倚共清醇。拜春月、谁在修门?有时心事,眉漾温存。有几分怜,几分爱,几分嗔。坡公老句,玉兔新恩。总应在、明月乾坤。金波眼底,采采诗痕。怕镜中花,花中月,月中魂。

读懂了这样的字里行间,忍不住提笔和了一首《行香子·纸边》:形影如亲,谁寄温醇。三春杏,早掩重门。浅斟低唱,一霎温存。问因何来,为何去,又何嗔?情长计短,念念新恩。风吹起、不见乾坤。前尘旧事,却上心痕。念纸边梦,梦边诗,诗边魂。

喜欢这般干净的缘分。纸间风月,恋恋红尘,竟舍不得重逢。

相逢一醉是前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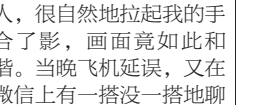
胡建君



一座高高的土台。天惨惨,风萧萧。玉米叶翻腾起伏。一痕弯弯的土路,将访客引向这方神秘之域的中心——这座高高的土台。

我站在土台上,眺望四野。左右两侧,生满荆棘和野树的城垣伸向远方,渐渐地分不清何为城垣,何为野树。废弃的城垣依然护卫着这座同样废弃的土台,城垣之间的野地好似打满了深浅不一的绿色补丁。天边,成群结队的高楼正怯怯地伸长脖颈,窥探着这方神秘之域,与土台无言相对。

听说这座土台名叫龙台,是战国时赵王的宫殿所在。如今赵王早已如传奇般远遁,宫殿亦复归于尘



浪卷磯頭歎一江逝水

文雄千古看百世流芳

钱汉东

为此我身背荆杖,行到相府,前来请罪。望丞相念在同朝的份上,你是打得罚也罚得,还望你、你、你多多地指教——啊——!

一阵鼓掌,几声喝彩。“见此情不由我伤心泪降。我和你秉忠心扶保朝堂。让将军为的是国家为上,怕的是文武不和,手足相伤。”

几声喝彩,一阵鼓掌……

“今日里将相和,国富民强!”

暴风雨般的喝彩和鼓掌……

一段《将相和》唱罢,演员在掌声中谢了幕。辉煌的灯火和花花绿绿的布景黯淡了下去,空空的舞台沉入黑暗,终于为一成不变的红幕所掩盖。

鼓乐的余波似乎还萦绕在我耳际,意犹未尽的观众开始激动地谈论演员的表现。恍惚之间,一座高高的土台在我面前兀然升起。静谧之中,唯有一大片玉米叶窸窣窸窣地摇曳着,好似那些鼓掌的手,虽人去台空,依然迟迟不肯停歇。

喜欢在路上,喜欢没有目的旅行,喜欢不经意的相逢,喜欢素面相见的坦诚。

有时,仅仅一面之缘,而电光石火的刹那,或似曾相识的容颜,从此便不会忘却。总在不经意的岁月中,突然被想起,微笑,或者叹息。有一些地方,第一次来到,就恍若故地重游,瞬间穿越前世今生。也许再也不会去第二次,也许早已如桃花源般不知所终,甚至都不能肯定,是否真的到达过。而世间所有的因缘际会,似冥冥中早有天定。“相逢一醉是前缘,风雨散,飘然何处”。也无须问归处。

记得那年火车到达Avignon,朋友带我去高德山庄。忘了那天一路絮絮叨叨说了些什么,只记得山庄的空气里都是薰衣草、百里香、松柏和茉莉的味道。还记得教堂的晚钟响起,鸟儿掠过林梢,牛羊在山坡上吃草。那些年轻的姑娘们,遇到一个爱人,便可以一生一世。而我们也知道,一天之后,皆成过往。从此天各一方,也许不会再相逢。佛经中说“不受后有”,只做前缘的结束,不做后面的纠缠。如此,甚好。生命中的人来来往往,欲望越满足越虚空,遗憾里有记忆有深情。那么就在最好的时候,做一个最美的收梢。

我也相信“两生花”,

相信这茫茫世界,冥冥之中,一定还有另一个我,所以并不孤单。就像宝玉遇到北静王,心中满是淡淡的欢喜。彼此眼里,“面如美玉,目似明星,真好秀丽人物”,相看两不厌,如同面对另一个自己。不需要经常问候也无需时时想起,彼时却心念相通,从遇见的第一眼开始。人与人的相逢,总是扑朔又迷离,无关乎身份、地位、年龄甚至性别,有时无始也无终。曾在南大偶遇一位姑娘,通诗词音律,爱笑爱喝酒,我们曾用银杏叶给对方写信,那些相思的情意,遍布了密密的蝇头小楷。她在电话里唱昆曲给我听,或者说起故事般的往事,我在和她的词里写道:“金陵,长记取,南园银杏,聊注衷肠。把胸中锦绣,醉伴黄粱。歌舞六朝梦觉,平生意、各自游扬。”她失恋了,工作了,结婚了,生子了,都会写信或电话我。她说,人生如寄,就是甲第连云,亭台数里,也不过是寄此一身,所以,要及及时行乐。这也是我的想法,人生无执亦无持,最终都要般般放下。突然有一天,我们失去了联系,茫茫人海,遍寻不见,或许也没有刻意再去寻找,就这么消失无踪了。而今天,却怎么也想不起我们是否真的相遇过,似乎只是一个偶然联系到的笔友,似乎记得的容颜只是那张寄来的照片。从此寂寂长住,天涯各自从容老,只愿她一切安好。

雨天,又想起一位一面之缘的朋友。他为一场巴赫的音乐会飞到上海。因好友的引荐,一起在慧公馆喝了下午茶。有些人总是似曾相识,一见如故。他说我就像他的家人,很自然地拉起我的手合了影,画面竟如此和谐。当晚飞机延误,又在微信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聊

天,互寄一些诗文,偶尔发一首曲子给我听。雨停了,三万英尺的距离,就此别过。我不知道他的身份,甚至不知道具体的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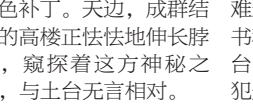
后来的一天,他在千里之外的森林公园偶遇圆月,感而纪之,写下《行香子·月》:相见如亲。倚共清醇。拜春月、谁在修门?有时心事,眉漾温存。有几分怜,几分爱,几分嗔。坡公老句,玉兔新恩。总应在、明月乾坤。金波眼底,采采诗痕。怕镜中花,花中月,月中魂。

读懂了这样的字里行间,忍不住提笔和了一首《行香子·纸边》:形影如亲,谁寄温醇。三春杏,早掩重门。浅斟低唱,一霎温存。问因何来,为何去,又何嗔?情长计短,念念新恩。风吹起、不见乾坤。前尘旧事,却上心痕。念纸边梦,梦边诗,诗边魂。

喜欢这般干净的缘分。纸间风月,恋恋红尘,竟舍不得重逢。

相逢一醉是前缘

胡建君



一座高高的土台。天惨惨,风萧萧。玉米叶翻腾起伏。一痕弯弯的土路,将访客引向这方神秘之域的中心——这座高高的土台。

我站在土台上,眺望四野。左右两侧,生满荆棘和野树的城垣伸向远方,渐渐地分不清何为城垣,何为野树。废弃的城垣依然护卫着这座同样废弃的土台,城垣之间的野地好似打满了深浅不一的绿色补丁。天边,成群结队的高楼正怯怯地伸长脖颈,窥探着这方神秘之域,与土台无言相对。

听说这座土台名叫龙台,是战国时赵王的宫殿所在。如今赵王早已如传奇般远遁,宫殿亦复归于尘

浪卷磯頭歎一江逝水

文雄千古看百世流芳

钱汉东

为此我身背荆杖,行到相府,前来请罪。望丞相念在同朝的份上,你是打得罚也罚得,还望你、你、你多多地指教——啊——!

一阵鼓掌,几声喝彩。“见此情不由我伤心泪降。我和你秉忠心扶保朝堂。让将军为的是国家为上,怕的是文武不和,手足相伤。”

几声喝彩,一阵鼓掌……

“今日里将相和,国富民强!”

## 二月快板纪事 谢春彦

二月是俗谓“龙抬头”的日子,事情亦随春日的雨脚纷纭起来,心声是没有什么的,只以这粗陋的快板记点细末事吧……

### 一、拜别友直夫子

真挚真情真夫子,呕心沥血小人书。先生于我深深厚,从此谁人切我疽!

### 二、偕联弟、冰棣诸生往通州张家湾谒其庸夫子,为写像系此短句以奉

二月来朝瓜饭楼,梅花怒放古通州。平安亥戌新年好,检点曹侯旧石头。曩岁来时先生瘦,今朝笔健胜飞舟。

### 三、应王蒙约重绘其《秋兴》诗意,中有慷慨论及鲁迅文者,稍发之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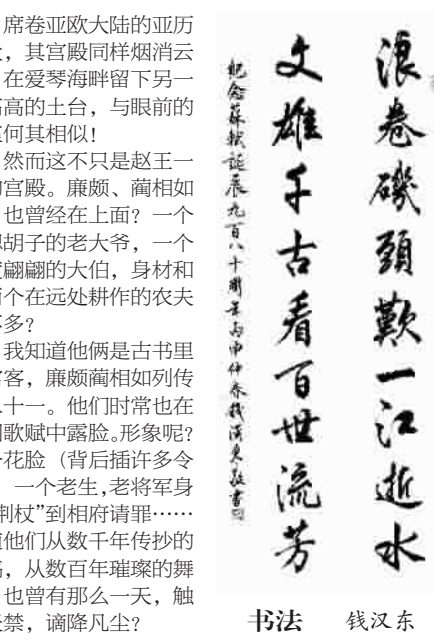
彷徨金事尚书戏,呐喊文章百世欺。何事脓包坚不破,先生匕首戮千尸。

### 四、京华静清苑写生,题此

争飞稚雀撩人噪,枝上丁香细细吟。一色玉兰齐顶放,此中画案百年心。

### 五、闻道园德本堂初授以悦小儿离骚经,口占示之

帝高阳之苗裔兮,宝宝莺声好滴沥。今日教你先四句,绝非装点在修齐。将来深造巴黎去,莫效范三斗艳奇! 丙申二月于浅草斋画室。



钱汉东

为此我身背荆杖,行到相府,前来请罪。望丞相念在同朝的份上,你是打得罚也罚得,还望你、你、你多多地指教——啊——!

一阵鼓掌,几声喝彩。“见此情不由我伤心泪降。我和你秉忠心扶保朝堂。让将军为的是国家为上,怕的是文武不和,手足相伤。”

几声喝彩,一阵鼓掌……

“今日里将相和,国富民强!”

暴风雨般的喝彩和鼓掌……

一段《将相和》唱罢,演员在掌声中谢了幕。辉煌的灯火和花花绿绿的布景黯淡了下去,空空的舞台沉入黑暗,终于为一成不变的红幕所掩盖。

鼓乐的余波似乎还萦绕在我耳际,意犹未尽的观众开始激动地谈论演员的表现。恍惚之间,一座高高的土台在我面前兀然升起。静谧之中,唯有一大片玉米叶窸窣窸窣地摇曳着,好似那些鼓掌的手,虽人去台空,依然迟迟不肯停歇。



江山万里供燕儿

刘一闻 篆刻

提前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以下简称“江南制造局”),上海人联想到的必然那条制造局路和在国内船舶工业界赫赫有名的江南造船厂。不过,您可曾知晓江南制造局是如何而来?被列入中国第一批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江南机器制造局档案”详细记录了这一过程。

1865年暮春,已升任苏松太道近一年的丁日昌颇有些寝食不安——桩棘手的公事,正沉沉地压在他的心头。

三年前,署理江苏巡抚李鸿章,率领一帮旗帜不整、穿着破烂的士兵,乘坐上海县士绅凑钱租来的7艘外国运兵船,冒险穿越太平军把守的江防,抵达上海。这支临时组建才三个月的淮军,靠着三千支从香港买来的洋枪,与太平军在上海打了几场硬仗,愣是把亢奋神勇的太平军生生击退了。之后,李鸿章立即被实授江苏巡抚,率军对抗卷土重来

的十多万太平军。好在有清廷雇佣的“常胜军”和洋枪洋炮的帮衬,李巡抚的淮军最终把太平军逼出了上海。

经上海一役,李鸿章认识到了“炮火绝妙精厉”的西洋枪炮的厉害,开始着手打造自己的兵工厂。1863年春,他先是在上海松江一所古庙里,建立起一个只有榔头、锉刀、泥炉和50名工人的上海洋炮局。是年底,与清政府解约的英国阿思本舰队途经上海,李鸿章看准机会,派人与阿思本暗中做了交易,用不到五千两白银买下了英国舰队“水上兵工厂”的机器设备,并将这些机器悄悄运到了苏州,之后把上海洋炮局的人马也调到了苏州,建起了苏州枪炮局。苏州枪炮局用上了英国的工作母机,扩招了300多名工人,由丁日昌以及韩殿甲、马格里各主持一个车间,生产出了开花炮弹、自来

火枪、田鸡炮等武器。有了这些像模像样的西式枪炮武装,淮军声威大壮,在战场上节节得胜。

1864年初夏,湘楚军会攻天京,太平天国覆亡在即。一直站在时局巨变潮头的李鸿章已下定决心,筹办江南制造局。而被李鸿章慧眼选中、主持筹办诸事的人,正是当年从广东急调过来的“学识深醇,留心西人秘巧”的丁日昌。丁日昌先是奉命在上海访购各种“制造机器之器”。在已经开埠二十年、万国物流通无碍的上海,此事尚属容易。经丁日昌努力,已设法采买到不少。但若若要开厂,还必须得购置土地厂房,此事便不是说成就能成的了。不过,机会很快在1865年降临。当时沪

上的船舶修造业竞争极其激烈,颇具规模的美商旗记铁厂眼见市场趋于饱和、银子越来越难赚,有意退出上海市场。旗记的土地厂房都是现成的,若能将之盘下,则“江南制造总局”指日可成矣。得知消息的李鸿章大喜过望,认为“此项外国铁厂机器,觅购甚难,机会尤不可失”,饬令丁日昌迅速定义。可在无一点资金的情况下,面对美商狮子大开口的十万两收购费用,丁日昌陷入了困境。

为筹措资金日思夜虑的丁日昌,错过了1865年的大好春光。但事情的转机,却又出现在了眼前。海关通事唐国华,杆子张灿、海吉等因贪污被革职羁押。在肥差上捞够了油水的几人,此时满脑子都是“破财消灾”。唐国华游历外国多年,于洋匠事务也算熟悉,并擅与西人打交道。赎罪心切的他,与同案几人凑足了四万

两银子,预备买下旗记铁厂献给朝廷,以免牢狱之苦。成大事者,不拘小节,更何况这种交易在大清国早已见惯不惊。丁日昌立即下令释放了几人,拿下了厂房设备。该厂另有铜、铁、木材等剩余材料,由江海关道筹款白银二十万两收购。万事具备。1865年9月,两江总督李鸿章正式上报朝廷,奏请成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在奏折中,李鸿章写道:“该厂一经收买即改为江南制造总局,正名办物,以绝洋人覬覦。”随后,苏州枪炮局由丁日昌、韩殿甲主持的部门和曾国藩委托容闳在美国纽约向朴得南公司所购买的100余台机器,也全部并入江南制造总局。自此,寄托了几代中国人强国梦并创造了中国工业史上无数个第一的大型近代企业,走上了历史舞台。

想起介绍中日围棋天元赛走过的三十年。

十日谈 档案文献遗产